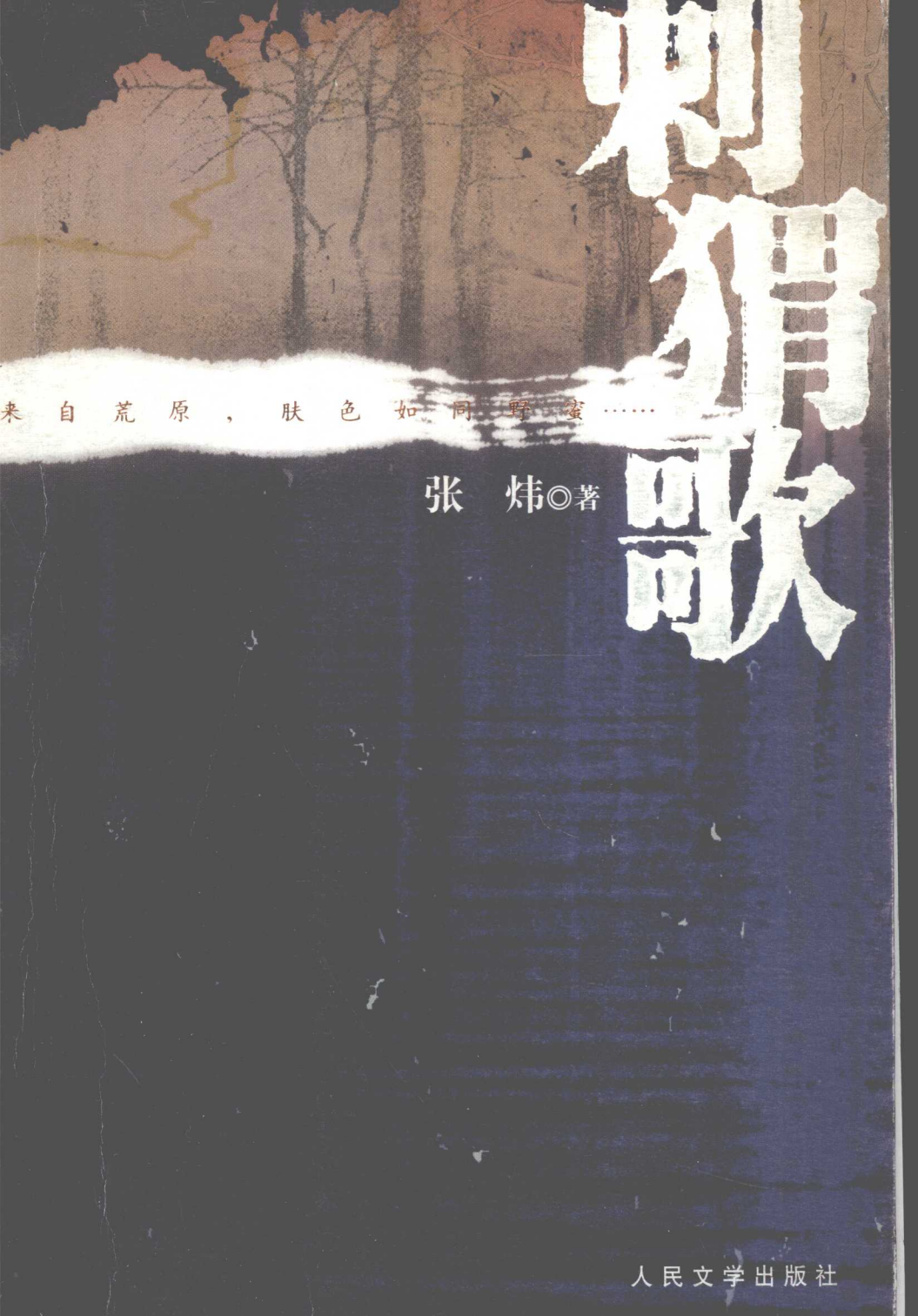




来自荒原，肤色如同野蜜……

张 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刺猬歌

张 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猬歌/张炜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5869-3

I. 刺…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40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王景林

刺 猬 歌

Ci Wei Ge

张 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ISBN 978-7-02-005869-3

定价 25.00 元

她来自荒原，
肤色如同野蜜……

目 录

第一章

你泪水横流	1
熬黄鳞大扁	4
淫鱼	10
杀字出口	13
两世血仇	18
丛林秘史	21

第二章

一些好畜生	24
药引子	27
俊美	31
睡刺猬的耐性	34
我就是响马	37
食土者	41

第三章

献给绝色美人	45
--------------	----

心花怒放	49
红蛹	55
金蓑衣	61
踢啊踢	65

第四章

大痴士	70
异乡的火铳	76
饮下疯子乳汁	81
小脸可人	85

第五章

金山银山	92
像婴孩	96
三只狐狸蹿西山	99
活命粮	104
我又梦见了你	110

第六章

三十年的诅咒	114
真正的野兽	117
收徒记	122
渔把头之恋	126
宝物	130
七片叶子	133

第七章

银月	137
蒲根酒	140
最远的远方	147
必为我妻	151
听刺猬唱歌	156
湖边誓言	158

第八章

一笔账	161
呼喊的鱼	164
你一生的盛宴	169
金碧辉煌	174
钢刀不斩流水	178
小屋	182

第九章

海猪的儿子	187
水牢	192
吞金钥的女孩	196
神针	201
漫长的破译	205

第十章

黑影徘徊	209
一个重复的梦	214
人在山中	218

金闪闪的信物	223
--------------	-----

第十一章

紫烟大垒	231
土狼的子孙	235
泣哭	240
麦田里的兔子	244
兄弟	249

第十二章

心飘茫野	253
窗棂下	257
无边的苦刑	261
析梦	265
应验	269
荒原小雏	272

第十三章

楼船入海	277
海客谈瀛洲	281
徐福之后	285
玩蛟者	291
岛主	297

第十四章

尖鼠	302
星光下	307

一道闪电	312
变卖	321

第十五章

第三次命名	327
老饕传奇	332
恭迎	337
潜水员	341
精灵附体	345

第十六章

囚徒的回忆	351
一封信	356
鱼戏	359
三叉岛之行	364
新道观	368

第十七章

黄毛授课	372
致天童	375
雷声隆隆	379
打旱魃	387

第十八章

围困	393
姐妹们	399
隔世冤家	406

雨读	411
----------	-----

第十九章

最深的夜色	415
斑鸠大道	420
忍无可忍	425
水世界	430
湿淋淋的人	434
会见	439

第二十章

金凤凰	443
战争	448
河西的玫瑰	452
一张纸	456
遥远啊遥远	461

第一章

你泪水横流

“棒小伙儿叫廖麦，一生一世把你爱，爱啊，往死里爱啊，使牙咬，用脚踹，呼啦啦搂进咱的怀！廖麦！廖麦！”美蒂高声低一声喊着，念顺口溜逗他，一遍遍呼叫，可对方还像死人一样仰躺着，后来连喘息都没有了。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总算动了一下，接着呼哧呼哧喘气了：鼻孔张大，两股热辣辣的气流刷刷扫过她的脸，她的喉，她鼓胀胀的乳房。她蹲在炕上，惊得合不拢嘴，屏住呼吸盯了好一会儿……像说悄悄话似的，她贴近他的耳根又念起了顺口溜，伸手去抚摸他。

谁见过八月天装死的男人哪，不想好好活的男人哪，二十年前的棒小伙，发烧三十九度不吞一粒药丸的犟家伙，可怜的一家之主啊，一丝不挂的心肝啊。美蒂跪在炕上看他，又望窗外。远远近近的田野上麦茬齐斩斩的，就像男人刚剃过的短发；一棵两棵柳树，一道两道光影。老天，毒日头一生出来就是水银色，它与这望不到边的土地的主人一个脾性，凶狠如烙铁啊。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过去姓霍、姓公社，如今姓什么？美蒂把小鸟呼气似的声音吐在心里：姓唐……

美蒂跪在男人面前，咬了咬他的两个乳头，像蚕豆一样硬。她把耳朵贴上心口去听，想捕捉由远到近的雷声：轰隆，轰隆隆。没有。她嫌一大把浓发碍事，干脆用细绳扎起来。她一拃一拃度量他的胸廓、双臂、大腿，在结实的小腹处停下来。“我的棒小伙儿，廖麦啊，孩子的亲爹，你该不是要死了？”她站起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环顾四壁，突然伏下身子去咬他的胳膊，又咬他的腱子肉。

炕上的男人双眼睁开了一条缝。就像另一个世界射来的目光，阴凉陌生，让她打了个哆嗦。“哎呀你吓死我了。你快说话啊。”她一叫，他的眼睛又闭上了。她垂下头重新咬起来，一点点加大力气。八月的阳光落在这黝黑的肌肤上，冒出一股烙饼的香味。“我焦急啊廖麦，你心里知道我多么急。咱家里不能一天无主，可你硬是昏睡了三天三夜。什么事情都好说好商量，我什么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行吧？”她在啃咬的间隙里咕哝着，那只比常人略大一些的嘴巴湿漉漉的，一张一合印在他的颊上、喉结上。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渐渐睁得像往日一样大，黑白分明。他直盯盯瞪住她问：“你听我的？”

她深深地点头，像个日本女人一样长跪不起。

“那好，那你——就从头全讲出来吧！”

由于连续三天的高烧，他的声音干涩无力，不过在她听来却像扔出来的一个个生铁块，全都迎面砸在自己脸上、胸口上，她不得不用双手护住热气腾腾的胸脯。“廖麦啊，你烧迷糊了吧，你让我讲什么啊？”

“你知道该讲什么。我让你从头讲。”

美蒂去拭他的脑瓜，去亲他一层白屑的嘴唇。他无动于衷。他用力咬着牙关，咀嚼肌绷得紧硬，尖利的目光好像在固执地询

问：不讲吗？

“你让我讲什么？你这个淘气的大孩子！瞧这脑瓜啊，像刚出锅的烧饼一样烫哩。”她亲他的额头，扳他的双肩，想一边亲吻一边将他拉起来。这一刻他也许倦了，也许真的有些驯从了，偎上妻子胸前，随她坐直了身子。汗水雨浇般哗哗涌流，额头、前胸，还有小腹，一霎时变得湿淋淋的。他身上冒出一股焦糊味儿，脸色突然变得惨白，一双眸子闪闪逼人——美蒂的笑容一下就被这目光锥回去了，刚到嘴边的几个字也咽掉了。还没等她开口说什么，男人的大手硬生生地拽住了她的头发。她给拽得使劲仰头、仰头，可她一直忍住，一声不吭。

廖麦从高处端详这一大捧浓浓的好头发：粗密如苘麻，顺着耳后披下，被他一把拽定。他攥不透这女人的神秘之丝，无论怎么用力也还是一丝一绺地逸出。瞧她至今仍是时尚之女，头发染成了一绺金黄一绺火红，说穿了不过是想过一回洋瘾。说真的这一头披发总惹得他喉头发胀，让他像一个小伙子那样热血周流。可是够了，好日子该过去了。廖麦把这一大把浓发挽在手腕上，然后狠力一拽。他料定她会疼得呼喊，可是没有，一声不吭。他推她的后脑、脖子，拽，左右摇摆，用膝盖抵紧她的背部。这家伙背上已经有了不薄的脂肪层，此刻正透过润湿的皮肤散发热量。太热了，他的膝盖终于给灼疼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廖麦攥定了没有动，只从上方看着她：嘴巴大张，洁白的牙齿露出了多半；红润的双唇，微胖的下巴；大股的泪水从长睫上涌出，又顺着鼻侧和腮帮往下流，流进米色小布衫里，在乳沟那儿汇聚。双乳触目，没戴乳罩，肥软挺括。他觉得无论如何都没法遏制的愤火就从这对乳峰上燃起，一直往上烧，灼伤了他的双臂、肩膀，最后是颈部。他开始生拉硬拽，琢磨怎样才能揪疼她的发根和头皮。这苘麻根子扎得太深了，这得连根拔起才好呢。

她一声不吭。廖麦觉得一双眼睛就要瞪得出眶，这时噗一声把她抡倒，不知怎么扯碎了她仅有的一件薄衫、一条短裤。她身子倒下的一瞬看了他一眼，那诧异的目光分明在问：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廖麦顺手摸起了炕下的一只塑胶拖鞋，一膝抵住她的上身，砰啦一声打下去。她的下体立刻凸起了一块红斑，清晰地再现了一只鞋印。又是砰啦一声。她先是咬住牙关，闭上眼，后来再也挺不住，像受伤的动物那样尖叫了。她摊开身子，尽可能不再滚动，这样廖麦可以打得更省力些。他不知是自己手臂上的汗水还是她的泪水在飞溅，只知道美蒂已经忍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她开始放声呼喊：

“妈呀，真逮着汉子啦！”

廖麦手中的鞋子应声脱落。他知道，在幸福的峰巅时刻，她总是这样大声呼号。

熬黄鳞大扁

一个火热的白天又要过去了。只有太阳收拾一地水银时，美蒂才试着搀扶丈夫走出屋子。一股热风掠地而起，不远处躺着几只酷热中死去的麻雀。“我敢说今夏是最热的一遭，又见麻雀这样了。”他说着，四下瞭望。他好像对身边一拐一拐的妻子并未在意。四周，约莫二百多亩的方圆都围上了篱墙，篱内的田埂小路树木房屋，处处皆可入画。这一大片田园的西部是果树和葡萄

架，往东则是中规中矩的畦垄，是刚长出一拃高的青苗。喷灌器扫出一道道银须，它们像是无形之手在不厌其烦地描画大地的湿眉。身后是拐尺形的房子，单层，有阁楼，四周长满了粗壮的加拿大杨和松柏、梧桐，几头花斑奶牛卧在树阴里。前边一百米处就是那个湖塘了，它闪闪发亮，是整个田园的眼睛和心。它的一角有睡莲盛开，有蒲棒高举，还栖息了几只炯炯有神的金翅鸟。廖麦咂了咂嘴巴。他闭上眼睛，不再挪步。美蒂说：“我也走不动了，咱回家吧，咱这会儿该躺在炕上哩。”她的脸庞贴紧在他的胳膊上，说话像哈气儿。

他不理不睬，坐在了地上。美蒂想倚着他蹲下，可支持不住，一弯腰就跌倒了，只得用双手使劲撑住。她发出啞啞声，忍着。廖麦怜惜地抚摸她的头发：“我下手太重了。可那会儿没有办法，我怎么也停不下来。”美蒂盯着他：“我知道你烧了三天三夜，水米不进，你大概神志不清了。”他冷笑：“从来都没有这么清过。我在昏睡这三天里游了阴曹地府，查了咱俩的今生和来世，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我非让你从头说出来不可。你早晚会说的。”美蒂用亲吻堵住了他的嘴巴，因为眼上有一层泪花，就把脸转向了太阳沉落的方向。廖麦偏把她的脸庞拨正，盯着她问：

“这里是我们的家吗？”

她点头。

“这不行。你得开口说话。”

她擦擦眼：“是咱的家哩。”

廖麦的喉头活动一下：“为了这片园子，我们流尽了血汗，先是你，然后是我们俩，咱像小鸟啄食小鸟筑窝一样啊！可你，你要把它卖给唐童……”

“麦子！你知道这是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四周的地全

是唐童的了。”

廖麦牙齿咬得咯咯响，好像高烧未退一样发抖：“我听见你坐在窗前自言自语了，说‘这是咱最后的一个夏天了’——这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你知道唐童的人来了两次，头头脑脑都来了，穿制服的人也来了。”

“我说的是你！你一个月都在我耳边咕哝：卖地卖地！你在与那个恶霸里应外合！”

美蒂尖叫起来：“天哪！天哪……你想到了哪里！你该不会真是这么想吧？孩子他爹，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千万不能！”她双手抱住了他，“你对我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这么想哩，老天爷，你说的都是气话啊，你这些天被他们气昏了头哩。”

廖麦一动不动盯着湖塘。他长腿支地，青筋凸暴的大手搁在膝盖上，干渴的双唇有道道血口。夕阳把他的侧面扫得一片金黄，人的整个轮廓更加清晰：几天的高烧折磨使他双眼深陷，眉骨耸立，颧部凸起，眼窝里时不时飞蹿火星。昏睡初醒的那一天啊，这个周身由最结实的筋脉攀结而成的火暴男人，满口粗话，声如霹雳，双手一抓狠似铁爪。至今美蒂腹部、两腿和下体都在疼，这疼痛似乎让碘酒色的夕阳弄得加剧十倍，她不得不轻轻呻吟，一边扶住他拥住他。

他从热辣辣的空气中嗅到了她的体息，那是他最熟悉的。他低头看她被揪乱的头发、从颈部蜿蜒而下消失在乳部的青青脉管，还有腹部若隐若现的淤伤。他一下下抚动她苘麻似的浓发，又捏了捏她合起的长睫，嗓子眼里发出轻轻一叹：“真是一个宝物。”

美蒂害怕他听到自己的怦怦心跳，也怕泪水涌出。这些年里她听到了多少昵称多少外号，都是这家伙随口取的。她仰脸看

他，脸庞随着他的大手移动，想取得暴打之后的第一个犒赏，被他满是血口的焦唇轻轻触碰一下。他没有这样，只把嘴巴移到她的耳旁叫道：“大骚物。”

“真难听，太难听了。”

“可我喜欢这样叫，‘大骚物’。”

“那你就这么叫吧，你怎么都行。你愿怎样就怎样吧，你打我也行哩。”

他扯开布绉看看淤伤，咕哝：“我打得太重了，大骚物。不管怎么说，我不该打这么重啊。”

“谁让我是你老婆哩？游荡了多半辈子的人，打回来的那一天我就明白了……明白咱俩这一辈子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

“我爱死你，你打死我。”

廖麦咬了咬牙关，没再吭声。他隐下的一句话是：要能那样还算好的呢，可惜我们没那么幸运啊！他抬了抬她的下巴，让一张脸庞仰起，拇指在她开阔的前额上磨擦一下，像要抹掉一层桃茸似的。他无法不惊异于这样的事实：妻子比自己整整小九岁，可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一张脸总是容光焕发，泛着神秘的杏红色。这张脸谁瞥一眼都无法忘记，终于成为海滨小平原上最危险的东西。他从她细皱如丝的唇上，从那双墨色泛紫的眼睛上，更从突兀的胸部上，都找不到令人安然入睡的踏实感。几十年了，虽然中间是长长的分离，但毕竟也是老夫老妻了，为什么他接受的是这么多的诱惑诱惑诱惑？他爱她，从归来到现在，一分一秒地爱她，可就是——无法信任。

“大骚物，你知道我为什么扔下一切跑回来，冒着生命危险赶来和你过日子？”

“因为你想我，天天想我。”